

台北之夜

台北之夜

台北之夜

耿直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125 字数: 140,000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60,000

定价: 1.60元

ISBN7-5396-0053-5/1·54

引 子

这是一枚纱锭。准确说，它象一枚纱锭。一枚南北长三百八十公里，东西宽一百四十四公里的大纱锭。

纱锭西与台湾海峡做邻；东濒太平洋结友；南和巴士海峡、菲律宾群岛隔水脉脉含情，象九天银河两岸的织女、牛郎；向北，它瞪眼怒视着日本。

这纱锭便是中国版图上的台湾宝岛。

台湾宝岛首先是岛，澎湖岛，红头岛，火烧岛，白纱、渔翁、大屿……大大小小八十八个岛屿。除此之外，便是山，中央山，华禄山，新高山，合欢山，阿里山……大大小小十五座山。还有一座大屯山。

站立大屯山山顶，北瞰基隆，南望台中平野，两处风景截然不同。淡水溪绕过大屯山山角，流过台北向平原地带延伸，使本来景色柔媚细腻的平原，更加充满了人间的温暖与亲切。这里是台湾最富裕的鱼米之乡之一，土地膏腴，田畴平展，物产丰饶，人烟稠密。

由这里继续远眺，视野之中的东西变得极小，却清晰可见。只见蚯蚓大小的坦坦康庄大道，错综交织，如同棋盘。大道上的行人车辆，负荷提携，象暴风雨前蚂蚁搬家似的来去匆匆，忙碌不闲。田地、湖泊的散布，又象不同颜色的棋子点点，有的碧绿青青，有的波平如镜，有的金黄闪闪……

往西瞭望，远在天际线上那绿浩浩的一线，便是台湾海峡了。

南山角下，便是国民党的首府台北市。故事便是从这里发生……

这是公历一千九百八十四年，民国七十三年。

第一章

清晨，大雾茫茫。

昨夜落了一场大雨。雨，象把不公平的扫帚，市区被冲刷得滴尘不染，市郊却被弄得斑斑点点。一片干净，一片泥泞。台北市象个烧伤病患者。

淡水河、基隆河、新店溪，象一男二女的三角恋爱者，在城头汇合，又分开，再在城尾碰头、结合，把整个台北市三角形地围着，绕城七十公里，然后争风吃醋地湍湍流去，流去。

茫茫雾气，似毛毛细雨，季菲长睫毛挂着点点白霜，象没搽匀的脂粉；两道柳叶眉下方，目如点漆，顾盼生情；目光平静之时又显得十分文雅、大方，无欲无怨。

季菲在顾局长的小花园里，已经漫步多时。这是她的习惯。大早起来，吸几口清新空气，活动活动腰身，此后静静地权衡着昨日的得失，盘算着新一天的生意。赚钱、蚀本，货源、经营，劳务、工本，服务、顾客……未雨绸缪。她象

过筛子一般从脑中滤过，然后将两日的销售、利润进行反复对比、衡量，最后确定进取的方向，办法。赚钱、发财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天长日久，阿菲由习惯成自然，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。她沉思一番，蓦地仰首凝视一方，两只纤手相合，十指相交，尔后拉开，拇指、食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关节叭叭叭连连作响一阵，继续向花丛深处走去。走着走着，她忽然对着一株怒放的月季花嫣然一笑。

季菲真想放开喉咙唱出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发财》歌：“发财，发财，想方发财，用心发财……”这几日，她万分高兴，连连发财，连连交好运。昨晌，妓女院的老板六指姐到她馆里摸牌，她开玩笑说：

“六指姐，新馆开张，不意思意思！”

只这么一句，六指姐便很识相地甩给她一叠钱：“就算我请你喝咖啡，日后别忘了我的‘货源’”。不多不少一万元。

昨夜事罢，顾金雄亲手为她戴上一枚戒指，她估摸至少值三万台币。戒指虽不是真金纯玉，但顾金雄是什么人？是台北赫赫有名的警察局长！有钱花，有靠山，还不寂寞；又多了一种体味。

季菲抬手盯着镀金衔着红宝石的戒指，心里甜丝丝的，脸上笑逐颜开。她一激凌，一冲动，顿时感到麻酥酥的辐射全身，如临昨夜之情，之景。

季菲昨日暗冥之时，已打扮停当，她有个约会。立法委员的陶太太一日打了三次电话，要她到府上打卫生麻将。事关重大，她不能不去。正当她出门之时，庶务潘立彬将她截住，欣喜地告诉她：“警察局长顾金雄光临”。她对属下有

过多次交待，馆里凡有贵宾光临，都要报告她。凡有中央和台北市的党政军要员，由她亲自接待。季菲听了内庶的报告，稍思顷刻。立法委员的太太，警察局长，一位虚职的太太，一个实职的局长，孰重孰轻，她心明如镜。

“去，向陶太太回个电话，”季菲对潘先生一摆手，“就说我脱身不开”。

季菲踏着响步来到楼上的雅座，直奔顾金雄的单间而来，门外脚里便热情说道：

“听说顾局长下驾寒馆，”走进房间，“哎呀呀，真是贵客临门。”面若春花，旋即一嗅，“怎么不让部下先打个电话来？”拨弄着纤指，站立顾局长身旁。

“即兴而来，”顾金雄高大粗壮的个子，四方脸刮得泛着青光，双眼大而亮。他向季菲含笑频首，“一个人省事，随便坐坐。”端起杯子。

“哎呀！”季菲一只手轻轻夺过顾金雄的杯子，“怎么招待局长速溶咖啡？”一只手拿去顾金雄握杯的大手，朝站立旁边的招待一瞪眼，“去，取巴西全质咖啡，另煮。”尔后抱歉地一笑，紧靠顾局长坐下。

顾金雄望着招待走出房间，复转脸直盯盯看着季菲含笑文雅的面孔，最后将目光挖在她挺拔的胸脯上，写下无数句语言。季菲余光所见的是一双饥渴、贪婪的牛眼。她佯装视而不见地望着桌面，麻利地掏出烟盒，从自动烟盒里弹出一支美国剑牌香烟，同时将汽体打火机跳出的蓝色火苗举到顾金雄面前：

“顾局长，请抽烟。”

顾金雄极内行地将火熄灭，伸手抓过季菲白嫩细柔的小

手，在掌心握捏着。一缕红晕从季菲白净的脖颈泛起，蔓延到面颊。她没缩回手，只是轻轻地询问：

“顾局长，怎不携带夫人、少爷同来？”对顾金雄抿嘴一笑。

顾金雄呆愣半晌，方才神经质的“哦哦”两声说：“她……不，她约你今晚去‘攻城’战。”舒了一口气，依然色迷迷望着季菲，“不知季小姐肯否赏光？”盯着她巧而挺立的鼻子。

“格格格，”季菲畅快地大笑，“看你说的，我是何许人？草木之人怎敢劳局长躬亲相邀？”话锋一转，“自然顾夫人给我这么大的面子，只好尊敬不如从命了。”但她心里猜想，顾太太十之八九不在府上，顾金雄准想找她当替身。顾金雄的眼神比白话文注解得还明白。她呢？更想抓住这条线，盘住这棵大树。

季菲、顾金雄原本相识。台北市众多咖啡馆中，季菲咖啡馆当数一流。地理位置更是独占鳌头，免不了市里的党政委员光顾，陪同的总是顾金雄。另外，顾金雄也携带太太、孩子来过两次。他每次来到咖啡馆，季菲都是竭尽热情周到，但碍于众人、太太在场，他只能是有身份的顾客，她也只能是热情大方的女老板。

顾金雄是玩弄女人的行家里手，岂能不知季菲表态意味什么？他早对咖啡馆女老板的鲜嫩容貌垂涎欲滴，禁不住地往季菲脸上轻轻捏了一下说：

“我看可能掐出水来？”

季菲正欲顺势扑到顾金雄怀里，招待端着新煮的咖啡推门入室。

顾金雄大手一挥：“不喝了。”起身便走。季菲紧随在后。

果然不出季菲所料，来到依山傍水的顾局长官邸，两盏水银灯下，晃动一名持枪武警，偌大的院子一片漆黑。

顾金雄的官邸建在小巴山山角，淡水河的小支流从房前流过。房子四周是万年青松，法国梧桐，广东芭蕉树木。占地五坪的红楼，掩映在丛绿之中，依稀可见巴黎教堂似的房顶。房子前院是水磨石的停车坪。后院是种着各种花卉和盆景的花园。

顾金雄领着季菲拾阶上到二楼，转弯的黑暗处，顾金雄猛然回首，托着臀部将季菲抱起，一张带着咖啡苦味的大嘴压到季菲涂着口红的唇上：“张开！”他噙声噙气道。舌条伸入季菲口中。气喘嘘嘘。

进入室内，拉开电灯。顾金雄将季菲放到席梦思巨床上，季菲的身子在床上弹了几下。顾金雄迫不及待地将两只大手伸进季菲胸衣。一只绿宝石状的纽扣掉落地下，打了几个旋转，靠衣橱腿停止了滚动。

“色狼！”季菲娇嗔地抓着顾金雄贴在她赤裸胸脯上的头发，“哎哟！疼，拔掉你的狼牙！”往上提起他的头发。

……十分钟后，季菲一丝不挂地静静地躺在顾金雄怀里。顾金雄一只胳膊圈着季菲脖子，一只手不停地在季菲乳房上捏揉。季菲声轻若蚊地追问：

“说，和你太太……比？”

顾金雄亲了季菲一口，稍加思索说：

“她是日月潭的水，你……你是台湾海峡的波涛！”

“好比喻，巧嘴！”季菲扑哧一笑，在顾金雄胸肌上捏

了一把，“老实说，你有多少个比喻？”

顾金雄反唇相讥：“你也不是雏鸡——没见过红！”

季菲既不反驳，也不否认地说：“你在台湾的咖啡馆找雏鸡，还不等于到窑子里寻处女？”

接着，他们又一次进入惊涛骇浪之中。这一次，顾金雄又变幻出许许多多季菲从未体验过的花样，直到双方浑身上下大汗淋漓，方才罢休。

晨雾稍见稀薄，依稀可辨城市的模样。树上枯的叶被时间染黄，黄的叶被微风吹落。秋天已经漫步月余，继续朝前行走。

一片黄叶飘落在季菲的乌发上，滚落在她脚下，盘旋着。她无意识地捡起枯叶，从夜中回归到清晨，禁不住地笑出声来。想不到握枪把子的顾金雄如此会玩弄女人，比起黑道竹联帮的马龙元，多出许多令女人刺激的花样。

季菲的高兴，还不全是为了价值几万台币的戒指，也不全是为了顾金雄给她带来生理上的满足。还在于，她的一双纤纤细手能象铁钳似的，一手纂住警察局长顾金雄，一手牵住马龙元。她季菲绝非那种浅薄的女人，鼠目寸光的老板。有了新欢，有了新的靠山，便一脚踢开马龙元。她心里清楚，马龙元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是台北市的黄金荣。

台北市的黑社会分九派八帮，什么桦山帮，四海帮，龙虎帮，什么文山派，安东派，万国派……唯有马龙元的竹联帮实力最雄厚，为黑道帮派之魁。

季菲暗自窃笑。“黑”又怎么样？和顾金雄一搭档，一明一暗，一左一右，就象台北市四周的新高山、大屯山，淡水溪，基隆河，天然的护城屏障。她季菲自可头枕高山，

脚依河水，又象城墙河流围着的台北市：风来，有山；雨来，有河。

“季小姐！”顾金雄穿着蓝条白底的睡衣，站在阳台上高喊着她，“你的咖啡馆出事了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季菲仰首瞪大着眼睛。

季菲慌忙跑步上楼，急忙披上罩衣，右手伸向顾金雄：“你的车我用一下！”顾金雄将一把钥匙递给季菲，往前院一指：“用我夫人的车子，就是那辆红色的金尔塔。”

“哼！当了‘下港猪’，还要立牌坊？！”季菲不满地瞟了顾金雄一眼，接过钥匙飞身下楼。

季菲也有过一段不顺心如意的時候。那是民国六十二年。那时还是现在总统的老子当总统。联合国以多数票通过决议，台湾当局被无情地驱逐出联合国的席位，当时，在这片三万五千九百七十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从国民党中央、总统府、五院十三部，到省府、市府、各党部，乃至整个台湾岛五市十八县的每寸地面上，犹如发生了八级地震，到处人心惶惶，处于动荡的摇篮之中。紧接着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大陆，与总理周恩来会谈之后，发表《中美上海联合公报》，日本国狗舔屁股似的与大陆共党建交，一下和台湾断交的有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。使高喊十年之久的光复大陆的口号、标语一时消声匿迹，如遁九泉。台北市人民从电视中清楚地看到，总统平素光泽闪亮的头皮，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油质、色泽，泛出皱巴巴的青光。

那年头，日子味同嚼蜡，象一页一页翻日历般的刻板，了无生气。

初涉世的季菲，面对世态的巨变，政治的动荡，丝毫没有影响她的情绪和游性，不是约同学乘车百里去登阿里山，就是去游日月潭、莲花潭，玉山、北投、太鲁、爱河、梨山、断崖、兰花屿，台湾的十四处风景名胜，她能如数家珍，嘴不闲地谈一天一夜。她暗下决心，要做一名台湾的导游女郎，给美国高个子，日本矮身子，英国大鼻子当陪游，令人眼热，又不受国人欺辱。这是她从录影、剧情片中亲眼看到的。

可是，阿爸、阿妈对她管教得异常严格，不是劝他“女孩子家，少沾市场”；就是要她记住，咱老家在山东梁山，孔圣人的教导不可忘”；要么就是“山中有直树，世间无直人”，为人处事，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己能几人？”尽是些老掉牙、不中听的傻话。

“去去，您快回曲阜朝拜吧！”季菲不服，顶撞父亲，看着母亲，“有本事去呀？”

阿爹眼直了，盯着屋顶上的橡木呆呆地望着，突然抄起门后一根竹棍，劈头盖脸地抽打女儿，嘴里狠狠骂道：

“我打死你这不孝子孙！我揍死你这忘祖忘根的孽女……”

季菲两手抱着头，蜷缩着身子，咬紧舌尖，一动不动，任其抽打，不哼不吭。

母亲非但不劝阻阿爹，反倒瘪嘴一歪：“家啊……梁山……”皇天爷娘地哭叫，而后在地上滚成一团。

阿爹只好甩下竹棍，再去劝慰母亲，无非是“有美国撑腰，日本支持，国军精诚团结，一定能光复大陆”的陈词滥调。此时，连蒋总统蒋院长都不敢理直气壮说的话，阿爹依

然奉为神明。

“格——格——格，”季菲听着听着，蓦地大笑起来，声音瘆人心肺，犹如砂纸磨擦在铁皮上，又象夜间猫头鹰哀鸣，“阿Q……阿Q，总统的徒子徒孙！”咬牙吐出几个字。

阿爹再度抄起竹棍，目光喷火地瞪着女儿。当他看见季菲手背红一块，紫一块渗出红红的血丝时，竟扬起巴掌狠狠往自己脸上抽打起来，将举在半空的竹棍甩出房外。

竹棍在院内的地上滚动了几下，几只觅食的母鸡惊恐地叫着，纷纷争相逃离。

“滚！你、你给我滚！”阿爹气急败坏。

季菲依然不吱不声，若无其事地摆弄着自己的尖指甲。手背象只血染的馒头。

一家三口人，总是这样别别扭扭地过活。母亲喜吃稍带点酸味的玉米煎饼，阿爹好吃粗大白多青少的大葱和青椒，季菲偏爱吃台湾土产的蓬莱米、蛤蜊肉。母亲爱听吕剧；阿爹喜看歌仔戏，季菲又偏偏要看带刺激的武打，生活录像片。一家人的吃饭、康乐活动也要争争吵吵，无休无止。

季菲想当导游，最终却谋了个车掌小姐的职业。当导游要会三种外语，这她不怕，不可克服的困难，是家中拿不出相当数量的红包通融关节。这使她愤愤不平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巴士车上，季菲常常受到奚落、侮辱。经常碰到酒醉的先生、长官。不是捏她的脸，就是揉摸她的手，甚至在公众面前亲她吻她。

一次，她刚出售一张半台币的车票，一个头发包着耳朵的男子伸手将台币和车票一起抓去。她刚张口讨要，这个男人

猛然在她面颊亲吻一口：“自家太太，还要自家先生的钱？嘻嘻……”又在她脸上扭捏一把。季菲气不过，叭地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，与此同时，季菲胸部重重挨了一拳。她顿时眼冒金花，险些栽倒。送到医院检查，她左肋一根肋骨骨折，一根肋裂。

季菲无论如何忍不下这口气，决心报复这个留着长发的男子。身体康复以来，她依然在十七路巴士车做车掌，终于发现这个男人常坐她的巴士车。季菲故意装作不认识他，尤为热情相待，常常有意无意地给票不收钱。遇到车内座位拥挤，她会主动让出工作台。“先生，您请坐！”她站在他旁边，时尔对他送上一个秋波，“先生，您在哪做事？”“股票有限公司！”他欣然回答。

“好差使，”季菲故意露出羡慕的表情，朝他莞尔一笑，“先生尊姓？”

“敝姓蒋，名晋财。”他受宠若惊地回答，目光不停地在季菲春花般的脸面探索。

“好福气，和总统一家。”她言由衷地赞叹，“我还以为您在康乐团供职哩！”她嫣然一笑。蒋晋财神采飞扬。

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这日蒋晋财一上巴士，慌乱中塞给季菲一张剧情戏票：“中山康乐部，片名《爱火》。”下车之时他再度叮咛，“暗冥八点！”

季菲佯装深情点头应诺，隔窗望着他远去的身影，牙根磨得发响，嘴角泛着一丝冷笑。

从中山康乐部出来，正是深夜十一点钟。过惯夜生活的台北闹市街，依然人流如潮，红男绿女紧紧搂抱在街头巷尾，抚摸亲吻，在五颜六色霓虹灯的照耀下，千姿百态。

“季小姐，吃夜宵吗？”蒋晋财大胆地挽起季菲一个胳膊，讨好地询问。

“有点冷，吃杯威士忌吧？”季菲提议。

“甚好，甚好。”蒋晋财斯文地附和。

于是他们走进一家生意兴旺的酒家。趁蒋晋财点菜之际，季菲买来两瓶烈度威士忌。

一个有心，一个无意，两人顷刻之间一瓶威士忌下肚。这时蒋晋财脸色酡红，眼内纵横布满红丝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季菲粉红色的颜面，舌头不听使唤地嚷叫：“喝喝……喝。”自顾斟满杯子，对着季菲，“今日……今日有酒……有酒……酒……”

“来，今日有酒，今朝醉，”季菲端起高脚杯旋即和蒋晋财碰了一下，“喝！”佯装醉态。

蒋晋财仰面将一杯倒入口中；季菲神不知鬼不觉将酒洒到桌下，尔后酒杯对着嘴唇一仰面，“吱”的一声。季菲脚下一片潮湿。

蒋晋财伸出拇指：“……小姐……好酒……酒量。”

季菲羞怯地一笑，持瓶又给蒋晋财倒满一杯：“人逢知己千杯少呀！”目光火辣辣地望着蒋晋财，“蒋先生，喝呀！”她又举杯在手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”蒋晋财摇摇晃晃地站起，紧挨季菲坐下，“……要亲……”手搭到季菲臂上。

季菲感到肋痛，又忽然想起医生在她胸部捆扎钢片的情景，想到她孤苦伶仃躺到病房里……但她却轻柔地说：“胆小的老鼠！”墨如点漆的双目深情地望着他，故意翘起生动丰满的嘴唇。蒋晋财猛然扑向她，疯狂吻着她的唇。季菲牢

牢抓住蒋的双手，任其亲吻。顾客惊异地望着这对情不自禁的男女。

“啊！”蒋晋财忽然大叫一声，口中喷血。

季菲猛力将蒋晋财推开。蒋晋财打了几个趔趄，摔倒在地，翻滚着哇哇大叫。季菲慌忙夺路而走。

次日，《夕拾晨报》报登载一篇《被咬掉舌头的色狼》。落款小Q。

季菲连着半月没去上班，也不归家。她象偷了嘴的猫一样、东藏西躲。一边又暗暗托人打听蒋晋财的动静，以防他伺机报复。

季菲终于探听出，蒋晋财太太看了小Q的报道恼羞成怒，坚决地与蒋晋财分道扬镳。蒋晋财自己受到周围的冷嘲热讽，有口无舌难辩，一气之下去苗栗另谋职业了。

季菲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蒋晋财的出走，使她更清楚了欺硬怕的社会现实。从此，她学会了如此对待社会。

第 二 章

不知是谁说的，忧愁、烦恼、快乐、幸福是与生俱来的。但却有人能把忧愁、烦恼的沉重的包袱，随来随扔，唯留下快乐和幸福伴走，随遇而安，自得其乐。

季菲似乎自小就有这种禀性。

季菲毅然辞去车掌小姐的职业，父母东借西凑，花十二

万元台币为她购置一部台湾自产的计程车，她做了计程车司机。但季菲有一条准则，她的车宁为妓女、相公服务，绝不卖座给酒醉的长官和先生。

上帝偏偏和她作对。

那是母亲谢世第二年的那一天，季菲驾驶计程车送一位太太去新高别墅，归来已是傍晚，老远就见一名高个子警察向她挥手拦车。她减速停稳，打开窗门，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。她突然踩动离合器，意欲甩下这个酒鬼警察。但一回头，高个子警察已经端坐在后位上，虎视眈眈盯着她，眼光象两把刀子。季菲不禁心惊肉跳，加快了车速，目光不离反光镜地看着脸色通红的警察，越发心慌意乱，越发恐惧害怕，仿佛后坐有枚嚓嚓转动的定时炸弹。

少女的预感总是十拿九稳。车子行驶不到半刻钟，警察猛地扑向季菲，把她掀到一旁，瞬间将方向盘抓到自己手里，警告她：“不要自找麻烦！”转向大屯山间飞驰而去。

树枝摇动，树叶婆娑，象是哭诉人间的不平；淡水河流湍湍，时而掀起巨波大浪，象是冲刷世间的污秽。

季菲没有反抗，没有言语，没有知觉，双眼鱼目般地望着夜空的繁星点点，尸体一样的任其摆布。

她失贞了。她清清楚楚记得，那警察右胸上方长着疮，脓血弄了她满胸一脸。

“是个雏鸡！”一晃十年，她清楚地记得他的话。

“别想它，过去的事永远过去吧！”她心想。

相反，她心底深处有时还出现过感谢他的意识：是那个警察教她对生活有了进一步理解。没有这一课，也许没有她季菲的今天，没有她季菲的咖啡馆。阿菲驾着局长夫人的汽